



“全国大赛”： 难以磨灭的青春记忆

□ 谢勇



一句“全国大赛见”让多少人为之等待了整个青春。一趟开往全国大赛的列车，让无数当年的年轻人期盼了27年。正在热映的电影《灌篮高手》本周票房收入已经超过了6.25亿元。

一个早已知晓过程和结局的故事，一场早就明白结果的比赛，居然还能吸引如此多的观众。不免令人感慨：期盼全国大赛是一种情怀，观看全国大赛也是对青春的一次圆梦。于是，电影院里来了很多穿着湘北球衣的人，甚至还有不少染着红头发。

最初接触《灌篮高手》还是在高中时候，那时，一个男同学把漫画书偷偷地带到了学校，男生之间悄悄传阅，用你争我夺来形容毫不夸张。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销售。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渠道提前获得的。有一次，我们几个去他永安路的家里，看着他书橱里摆满了满满一排《灌篮高手》，无比羡慕。

后来，有了动画的电视剧版《灌篮高手》。漫画人物变得更加生动、灵活，Q版的场景和搞笑的片段就变得更加吸引人。剧版里印象最深的场面应该就是篮球馆打架以及木暮那个飞了一集的三分球。很可惜，剧版的结尾定格在了那个夏天，定格在了“全国大赛见”。

井上雄彦是非常有个性的。画出了这样一部非常赚钱的爆款产品，普通人肯定会屈服于出版社的压力。画完全国大赛，再画冬季联赛，拿了全国冠军，再拿亚洲冠军，冲击世界冠军。就像足球小将一样，恨不能一路踢向宇宙。

井上没有这么做，拒绝了出版社，也拒绝了金钱。让湘北的旅程就停留在了全国大赛，而且是击败全国冠军，再拿亚洲冠军，冲击世界冠军。就像足球小将一样，恨不能一路踢向宇宙。

这样的收尾，至少在当年的我看来，简直是惊为天人的构思与操作。几年后曾经与朋友，探讨过这个话题，有人认为就是应该让湘北继续打下去，一路赢下去，拿到全国冠军才算完美完结。才能与湘北五虎的实力以及主角光环相对应。但我始终认为，如果只是这样的流程，那就不免落了俗套。

事实证明，井上还真就是个有个性的漫画大师。在打赢山王输给爱和之后，《灌篮高手》也成了一部无法超越的体育漫画作品。

而这样个性的操作在多年之后井上又玩了一次。2004年，为了庆祝《灌篮高手》漫画销售量突破一亿册，井上雄彦在已经废弃的神奈川县三崎

高中里，在23间教室的23块黑板上，用粉笔画了《灌篮高手》最新的故事——《十日》。吸引得无数漫画迷现场朝圣，而在无保护的展示3天之后，井上又亲手擦去了整个结尾。

其实在《灌篮高手》完结的20多年里，有无数人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圆梦，有人自己拍了一段真人版的全国大赛；有人用游戏模拟了全国大赛；更有高手自行制作了湘北对山王的动漫片段。至于各大视频平台上，拿着漫画书做解说的视频，就更是数不胜数了。

直到2021年1月7日，井上的一篇推文引起了各方关注，无数人感慨：全国大赛终于要来了！到了去年12月3日，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灌篮高手》在日本正式公映。更是吸引了无数粉丝的热议。

当时还看过一篇文章，本来国内引进外国影片就有严格的审核机制和流程，一般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而《灌篮高手》这样的小众动漫电影，想要在国内外上映还是有难度的。没想到4个多月后，国内就开始公映了。首映礼更是放在了北大校园之内，还邀请了当年中文版动画片的配音演员，更是让无数网友高呼“爷青回”。

没有去凑上映首日的热闹，而是选择了在“五一”期间去看了电影，电影本身并没有什么好说的。哪怕就是按照原作的漫画，一点一滴地还原比赛，没有任何创新，相信票房都不会低，甚至有可能更高。

当然，如果那样就显不出井上的水平了。他在电影里丰富了宫城的经历，在原来的漫画中，相比其他4位主角，宫城的戏份是少的，有人认为，甚至不如木暮让人印象深刻。常常让人忽略了这位打满了湘北所有比赛的全勤后卫，毕竟赤木受过伤，樱木退过场，流川和三井都曾体力不支。

电影上映后，很多人褒贬不一。不少人质疑宫城的回忆太多，以及回忆打散了比赛的节奏。但其实这部分观众，可能是忽略了井上的用心良苦。个性如他，怎么可能落于窠臼，必然会有新的内容，才对得起观众和他的创作。

如果之前，没有看过漫画，没有看过剧版动画，那么对电影剧情产生置疑，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甚至都不理解，影片中为什么会那么那么多配角人物。但如果你真的是《灌篮高手》的拥趸，那么，就应该能够理解井上的操作。

电影里的晴子被画成了大饼脸，这个确实有待商榷。包括樱木军团的戏份减少，Q版的减少，唯一搞笑的部分，也就是樱木不停扯安西教练的脸了。但是，有网友还是给出了一个高情商解读：漫画和剧版是樱木的视角，所以，晴子是最美的。而这部电影是宫城的视角，在他的眼里影子才是最美的。

对山王的比赛电影中是淡化处理了上半场的比赛，淡化了安西的战术、河田兄弟的表现，完美的复刻了下半场，赤木的心态变化，流川对泽北的“1vs1”，三井的3+1，樱木的暑期集训成果……

关键球的静默处理虽然更加扣人心弦，但是也广受质疑。确实，没有在现场听到熟悉的《好想大声说爱你》的歌声，是一种遗憾。

最后的世纪击掌，20多年过去了，依旧令人动容……

叶芝诗名籍素有人望，是鼓舞人心的名人。在爱尔兰，他不像乔伊斯那么小众，似乎人人爱。一八九九年，诗集《苇间风》问世，奠定了叶芝在世界诗坛的地位。人们甚至认为现代主义诗歌滥觞于这部诗集。叶芝的创作始于唯美与颓废并存的年代，晚年又赶上普罗文学的兴起。艾略特的一番话发人深省：他生于为艺术而艺术的年代，且活到了世人要求艺术为人服务的时代，叶芝在上述两种态度之间，坚持着诚恳地为诗歌献身，在为国家和世界服务方面，他算是尽心了。艾略特还把叶芝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乔伊斯说：难以望其项背。

叶芝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早在一百年前，茅盾、郑振铎就撰文介绍过他。一九二三年，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国王亲自颁奖。颁奖词褒扬赞美他的诗歌“以其高度艺术化且洋溢着灵感的诗作，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灵魂。”

中国出版的叶芝诗集有数十种之多，文青们总能念出他几首诗，如《我的书本所去的地方》《秘密的玫瑰》《丽达与天鹅》等。他的那首《当你老了》，被谱成曲，又经莫文蔚在二〇一五年春晚上传唱，更是让人熟到了“烂大街”的程度——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

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说到写现代诗，谁不是叶芝的孩子？我们都是他领进现代诗歌大门的。诗人王家新曾不无感慨地说过：在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进程中，我们随时都可以感到他或隐或显的“在场”。感恩于他的搀扶，我曾写过一首诗《致叶芝》：

在诗歌的应许之地
虔诚地把手移开
把拐杖和墙也移开
就搀扶着你的句子
如同扶着朝圣者的灵魂到来
你语言轻如羽毛甚至飞
我握着它们
竟在时间的潮汐上
漂洋起来
脚步轻轻踩着你的梦
就像阿姆斯特丹在月球上行走……

当年地区文联的同志觉得这几行小诗有点意思，读着读着便激动起来，要让我编一本镇江地区作者的诗集。不敢怠慢，随即着手征稿。当时镇江下辖十一个县，宜兴、武进、金坛、溧水、溧阳、高淳都属镇江。当初出远门主要靠长途班车，跑一遍镇江，不是件容易的事，感觉它大得像是一个王国，单就面积而言，当仁不让的江苏老大。

人跑了一圈。人瘦了一圈。后来镇江的版图被动了刀子，有些地方划到别的地方去了。地图被废弃，镇江无奈，成了比小地方还小的

地方。想到有人对土地动刀虽有些窝火，但不必写了。此刻我传达沉默，我渴望我沉默的部分能被你听见。不过土地也是有根有生命的啊，根脉掐断了，祖宗都难找。人十有八九都会犯贱，划走的傍上个大一点的城市不免会沾沾自喜。不过还是我最贱，我还担心人家找不到祖坟。也有例外，记得一九八五年，我采访华罗庚先生，虽然彼时他的家乡金坛已划归常州，但他坚称：我是镇江人。

话扯远了，还是说编集子的事。我觉得诗是心头的歌，遂为之取名《心弦集》。封面是我自己设计的，用了一幅张守义“箭在弦上”的速写。当时的印刷是“铅与火”，为了这个封面还专门做了一块锌版。集子付梓诗人雅集，上海诗人周民权、陆拂明、刘翼达等莅临祝贺，并作《叶芝对中国诗歌的影响》讲座，高邮来了王干、费振钟，二位不愧是江北文雄，信口且且鸿儒腔调，后来果然都调至省城，一个进了《雨花》，一个进了《钟山》。王干是个贩桃干，又跳槽干了别的。编《心弦集》的事有案可稽，被东北姜红伟的《八十年代中国民间诗歌备忘录》一文记录了下来。

在死来沟，冷不丁就会同叶芝打个照面。大楼的墙上有巨幅的叶芝画像，广告牌的招贴画、海报、涂鸦墙上都会看到叶芝的诗句，餐馆、酒店、甚至帽子店都挂着叶芝的照片，在小镇与叶芝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

一座非常具有设计感的叶芝铜像，

是小镇的一个地标。雕像面部清瘦双眉紧蹙双唇微启，戴着圆眼镜，几缕头发飘动在额前，表情像阴沉的爱尔兰天空。雕塑头部还算具象，身体夸张变形。宽大的衣袂单薄得像一张蝴蝶，上面铸满叶芝诗句。我真怀疑风一吹，它就会飘起来。这是一件上佳的雕塑作品，不过站的地方不伦不类，是一家银行门口。听说铜像的浇铸是银行出的银子，安放的地方也就不由银行来定夺了。安装也极不考究，底座一周就用青砖码砌，过于简陋，大诗人就站在一个窰井盖上。

伽沃杰河穿镇而过，多孔石桥的西首，有一座古旧的红色砖木结构的小楼，这是非到不可的叶芝纪念馆。这里不仅收集了大量珍贵的老照片，还有叶芝的手稿。里面陈设有不少关于叶芝的文献和实物资料，包括诺贝尔奖证书和奖章。走进展馆，老照片追忆着往日的时光。我最先看到了叶芝的父亲，他目光如剑，射出寒光，一脸络腮胡，看上去有点像海明威。叶芝各个年龄段的照片，是他一生的缩影。我的身影也映在每个相框的玻璃里。他应该知道：我来了。



一个非凡读者的无限宇宙 ——读《书籍秘史》

□ 林颀

人类知识精华的大图书馆以实现世界主义的宏伟目标。但凡野心的帝王君主，或进取的俊杰人才，从不缺少这样的想法。

人类历史上的浩劫，往往就起于这些想法的萌动与这些有能力去推动想法的领袖的妄为，数风流人物，俱成白骨尘埃，他们的故事隐入了书籍的字里行间。

唯有书籍，一旦诞生，永不消亡，就像埃科所说的，“别想摆脱书”。书籍的形式发生着变化，泥板、莎草纸、羊皮卷、手抄本、印刷本，现在有了电子书，也许未来会是记忆存储器，但书籍的基本形式，在它诞生时就采取的文字或字母的排列组合，就像勺子、车轮之类的发明，简洁朴素的美丽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每隔一段时间就哀叹书会消失的预言终究是落空的。

对书籍的热爱就像种子一样存在于每一次阅读里，《书籍秘史》也是一颗种子，它会长成一株生命树，结满丰硕的果。

古希腊的哲人曾经为书面文化的诞生而哀叹，苏格拉底认为唯有口述才能保持语言的鲜活与思维的主动，是的，古老的叙事方式维系着人类认知世界的本真方式，但它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传递，它容易丢失，像星辰碎片消失于宇宙。

是的，像亚历山大图书馆那样想要

巴列霍的表述文采斐然感性抒情，有时有点风趣和调侃，有时是智性深沉的。她说，亚述人的泥板就是一张张饱经沧桑的脸；文身是一本有生命的书；古希腊人跟今天的美国人一样，爱看战胜自我的励志故事；她谈论用“政治正确”改写过的《小红帽》，她说，那些净化过的版本是美好的，但是抹去了历史的痕迹；她戏谑古代哲人的苦修，“虔诚圣洁的味道”是臭味；她说，书是树的孩子，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响，祖先们开始书写……白纸黑字成为茂盛的藤蔓，爬满视线所及！

每一段讲述都是一串彼此相连的节点，就像人类的意识在时间的流逝之中运作的方式。

字句奔涌的幽蓝水面有一条条清晰的星光轨迹，或明或暗，仿佛银河悬挂九天。

书中远远不止一个主旨，层出不穷的想法，历史、哲学、政治、文学、作者、文本、书籍、读者、收藏、保存、演化、记忆、载体，包罗一个又一个非凡读者的万千思绪，同时又将复杂的声音统一为一种语调。这是一个仍然在无限发生的宇宙！



湘行杂记

□ 张明军

便亲近了起来，以至于那段时间只要有空，便会以获得各种辣椒制品为快。回江苏工作后，无论是家常菜还是到饭店吃的淮扬菜，让我慢慢地远离了辣椒，我辣之味蕾退化掉了。这次湘行，聊发少年狂，尽情地品尝湘菜，过足了嘴瘾。

奶茶 奶茶于我而言是新生事物，我没有喝过，估计也不喜欢喝。赴湘之前，单位上的女孩子们跟我说带点“茶颜悦色”，我一脸茫然。

出得长沙火车站，远远地就看到某门店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起初我并不以为然，以为就像在武汉买“周黑鸭”或在扬州买盐焗水鸭一样。就是在镇江，每到黄昏时节，“小螃蟹”或“小叶卤菜店”门前不也都是长长一条队阵么。无它，味蕾趋同耳。然而，不一会儿我就知道自己错了。

在长沙不多会儿只要看到某门店前有着长长的队伍，无需定睛，那准是“茶颜悦色”奶茶店。后来，便慢慢知道了一些“内幕”。这家奶茶店只在长沙经营，绝不让长沙以外的地区加盟；奶茶坚持现场制作，并且每人每次只能购置一杯，更别说什么流邮寄之类了。对于这“饥饿促销”的方法有人持黑格尔的观点，认为“存在即合理”。也有人表示不理解甚至别扭，对此，我的态度是本不好之，坐看浮云。

文和友 文和友是长沙的一个网

